

ISSN 1001-5205

史念海 主编

一九八八年第四辑

中國歷史地圖編著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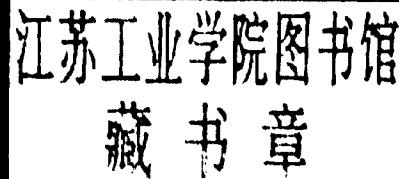
顧故明
題

28.6
8
88(4)

中国历史地理论丛

一九八八年第四辑
(总第九辑)

史念海 主编



1988.12，西安

目 次

- 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流 陈桥驿 (1)
《水经注·丹水篇》错简考订
 ——兼论古析县、丹水县的地望 徐少华 (15)
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 景 爱 (25)
- 黄河河源考察和认识的历史研究 钮仲勋 (39)
- 河西与敦煌 (上篇) 史念海 (51)
- 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 郭声波 (77)
元代北方地区农作物的地域分布 吴宏岐 (109)
- 论唐代的上津道 李之勤 (131)
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 辛德勇 (145)
- 历史地理学的知识类型 (一)
..... [日]菊地利夫著 辛德勇译 (173)
-
- 《汉书·地理志》标点辨误三则 郭声波 (14)

- 《水经·湍水注》“昆阳”正讹.....龚胜生 (50)
《中国历史地理要籍介绍》评介.....春晓 (172)
中国北方沙漠化研究列项美国索罗斯基金会
予以赞助.....戴明 (188)

本刊征订启事

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国内外公开发行。国内自1988年10月起自办发行，全年4期，每期售价2.20元，另加邮费0.20元。订户请直接通过邮局汇款至本刊编辑部发行组，并在汇款单上注明姓名、地址、邮政编码、期数和册数，即可按时收到本刊。本刊1987年尚存有两期和1988年各期可一并邮购，89年以后均可全年预订。

订费请通过邮局汇至：西安市长安南路陕西师大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编辑部发行组收。（邮政编码710062）

封面设计 韩茂莉

外文目录翻译 邵 莉
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流

陈 桥 驿

《水经注》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，记载了全国的河湖水系，兼及域外。《唐六典》卷七工部水部郎中注：“桑钦《水经》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，江河在焉；郦善长注《水经》，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。”由此可知，北宋景祐以前的足本《水经注》，所记载的河流竟至上千，说明此书规模的宏大。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，尽管《水经注》记载的河流数量甚大，但从地区分布来说，记载是很不平衡的。这种不平衡，主要由于三种原因而发生，第一是河湖水系本身分布的不平衡。例如在干燥的西北地区，如卷二《河水注》所记：“国在东垂，当白龙堆，乏水草，常主发导，负水担粮。”而湿润的东南地区，则又如卷二九《沔水注》所记：“东南地卑，万流所凑，涛湖泛浊，触地成川。”由于河湖水系在各地区分布的疏密多寡，影响了郦注记载在地区上的不平衡。第二是文献资料分布的不平衡。因为除了野外实际考察以外，郦道元撰写《水经注》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献资料。特别是对于他足迹不可能到达的南朝统治地区，文献资料是他赖以作注的唯一依据。所以现在看来，南方有不少地区在郦注中属于空白，例如今福建省就是这样。虽然这里也有许多河流，但是在郦道元的时代却缺乏文献资料，所以郦氏只好在序言上说：“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《水经注》记载不平衡的第三个原因出于郦道元的野外考察工作。郦氏是一个十分重视实践的

人，他在《水经注》原序中就强调他的写作方法是“访读搜渠，辑而缀之”。所以全书之中，凡是他足迹所到之处，大都记载详尽，资料丰富，描述生动。对比之下，他足迹未到之处，记载就显得简单疏缺。所以，河湖水系在地面上的分布不平衡，这是由于自然条件，如气候、地貌和距海远近等原因所造成。但河湖水系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的不平衡，则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而造成的。

在全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河湖水系及其流域情况最详细的地区，按照现在的区域名称来说，是河南与山西两省。这当然并不奇怪，因为今河南省境，是北魏的司州，是北魏首都洛阳所在之地。而今山西省境，包括北魏的并州、肆州、汾州以及司州的西北部，恒州的中南部和朔州的南部也都是北魏的发达地区，其中恒州的平城（今大同附近）是北魏的旧都所在。按照上述三个方面来说，这两省的条件都很完备。今河南省境是黄河、淮河、汉水三个水系汇集之处。淮、汉两个水系，都以支流众多著名，黄河虽然在汉代已成悬河，但今郑州以西的河段，支流也仍然不少。今山西省境则拥有黄河与海河两个水系，黄河支流又有西流入晋、陕间和南流入豫两类，而海河水系更以支流丰富著称，郦注记载的如瀑水、浊漳水、清漳水、洹水，以及郦注已亡佚的滹沱河等，均属于这个水系，所有上述水系及其支流，都被大量地记入郦注，使此两省成为郦注中记载河湖水系最多的地区。

从文献资料的条件来说，这个地区由于地处华北人文荟萃之地，历史悠久，文化发达，所以自古以来，文献资料十分密集，除了在全国性的文献如《春秋土地名》、《太康地记》、《九州记》、《魏土地记》等之中，记载往往以这个地区为重点以外，区域地理的文献以《洛阳记》、《中州记》、《邺中记》、《上党记》等，数量也超过他区，而特别重要的则是这个地区对于郦道

元从事野外考察的有利条件，北魏发祥于漠南和晋北，今山西省是拓跋氏多年经营之地。《水经·河水注》记载郦道元踏入仕途的时期，北魏首都尚在平城，今山西省是郦氏常居恒游之地。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概貌，应然是他所十分熟悉的。郦氏入宦后不久，正值魏主拓跋宏盛世，首都迁到洛阳，今河南省境成为北魏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郦氏任官四方，往来京畿，这里的山川风物，也都为他经常所亲见。所以郦注对这些地方的记载，不仅丰富，而且翔实。清刘献廷曾称赞郦注：“其注《水经》，妙绝古今，北方诸水，毫发不失。”^①清陈澧也赞赏郦氏：“身处北朝，其注《水经》，北方诸水，尺致精确。”^②其实，刘献廷和陈澧所说的“北方”，范围何等广大，也不是郦道元足迹所能遍及。其所记述，错误也不在少数。在郦注记载的河湖水系中，真真能达到“毫发不失”和“尺致精确”的，恐怕就是上述地区而已。本文由于篇幅所限，专述郦注记载的三晋河湖水系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今山西省境内的河流，计有六卷十五篇，即卷三《河水》，卷四《河水》，卷六《汾水》、《浍水》、《涑水》、《文水》、《原公水》、《洞过水》、《晋水》、《湛水》，卷九《沁水》、《洹水》，卷十《浊漳水》、《清漳水》，卷一三《瀛水》。但《水经注》从北宋景祐以后已经缺佚，今殿本卷首校上案语云：“《崇文总目》称其中已佚五卷，故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所引《滹沱水》、《泾水》、《洛水》（按指北洛水）皆不见于今书。今书仍作四十卷，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也。”滹沱水和瀛水一样，是海河水系中的一条大河，唐《初学记》和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多引郦氏所记此水。所以

①《广阳杂记》卷四。

②《水经注西南诸水者》（广雅书局刊本）。

在北宋缺佚以前的《水经注》中，它可能与灤水一样，单独成为一卷，而附以它的枝流滋水和汎水等。但也可能按其位置收入于《易水》卷中而自成一篇。由于原本已佚，不得而知。但郦注原本记载的三晋河流比今本要多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湖水系，第一特点是内容详尽。兹将各卷各篇所载干支流表列如下：

河流名称 (自成一卷一篇者)	支流(包括二、三级支流)	
河 水	西流入河 支 流	树颓水、中陵川水(大浴真水)、敢贷水、吐文水、河水左支水①、陵水、陵川北溪、离石水、土军水、牧马川、龙泉川、契水、禄谷水、大蛇水、信支水、东露溪、石羊水、域谷水、长溪、孔溪、蒲川水、黄芦水、紫川水、江水、黑水、定水(白水)、燕完水、鲤鱼、羊求水、汾水、瀵水、幼水、汭水、涑水(雷水、阳安涧水)。
	南流入河 支流	蓼水、永乐涧水(渠猪之水)、共水、沮水、河水左枝水②、咸阳涧水、交涧水、路涧水、沙涧水、沙涧水枝水、积石溪、土柱溪、清水、倚毫川水、南溪水、干枣涧水(扶苏水)、教水干沟、漾水。
汾 水		东温溪、西温溪、酸水、洛阳水、洞过水、泻水、婴儿之水、杞水、中都水、侯甲水、太谷水、邬水、(虑

①《水经注疏》，杨守敬疏称六涧河。

②《水经注疏》，熊会贞疏称有南侯涧。

汾水	水）、石桐水（绵水）彘水、霍水、涧水、黑水（曹水）、巢山水（潏水）、平水、天井水、浍水、古水、故沟、修水、华水、汾水故渠。
浍水	黑水、北川水、诸水、贺水、高泉水、紫谷水、干河（教水枝川）、田川水、东溪、于家水、范壁水、绛水（白水）。
涑水	洮水、景水、沙渠水、盐水。
文水	泌水、隐泉水、胜水、阳泉水、阳溪。
厚公水	
洞过水	南溪水、黑水、蒲水、厚过水、涂水、蒋谷水、蒋溪。
晋水	沼水、沼水北溪（智氏故渠）、沼水南溪。
湛水（椹水）	湛溪。
沁水（涅水）	沁水南三水、骉骉水、秦川水、漫泽水、清渊水、阳泉水、黑岭水、上洞水、阳阿水、丹水（源源水）、绝水、长平水、泫水、白水、天井溪水（白流泉）。
洹水	苇泉水。
浊漳水	阳泉水、伞盖水、尧水、梁水、陶水、绛水（溢水）冻水、铜鞮水、专池水、女谏水、苇池水、公主水、榆交水、皇后水、黄须水、涅水、西汤溪水、白鸡水、武乡水、黄水、隐崖水、清谷水、薛鞯水、白壁水。
清漳水	梁榆水、北水、南水、撩水（涉河）。
漾水（冶水）	桑干水（漾洧水）、马邑川水（磨川）、武州川水、武州川枝津、夏屋山水、东溪、南池水、崞川水、羊水、灵泉池枝津、北苑枝水、白登山枝水、黄水、圣山之水、火山西溪水、武州川枝渠、火山水、火山东水、祁夷水。

以上是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流的情况。上表所列的，是按今山西省境的范围所统计的，有的河流，如树颠水（今清水河）、中陵川水等，虽然它们的主要河段和入黄之处均在今内蒙境内，但由于其发源在山西，所以也计入。另外，滹沱水的支流，见于《寰宇记》卷四九忻州、卷四六代州等篇的，有忻川水、三会水、龙泉等，由于全篇已佚，所以仅列入滹沱河之名。除了河流以外，在上述卷篇中，对三晋古代湖泊也有许多记载。兹另列一表如下：

河流	流 域 湖 泊
汾水	邬泽（汾陂、九泽、大陆、沤湢之泽、邬城泊、祁藪、昭余祁）、王泽、方泽。
浍水	王泽
涑水	董泽陂（古池）、盐贩之泽（解县盐池）、少泽、监盐县城南盐池、晋兴泽、张泽。
文水	文湖（西湖）。
洞过水	淳湖（洞过泽）。
漾水	燕京山大池（天池）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三晋河湖水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描述生动。这当然是与郦道元对这个地区的长期野外考察分不开的。郦氏以他亲切真实的见闻，加上他丰富的想象，高度的写作技巧和优美的语言文字，把许多卷篇写得栩栩如生。郦注在三晋河湖水系的描写中，精采的段落是很多的，不妨举几个例子。

卷四《河水》经“又南，过河东北屈县西”注中所描写的今

壶口瀑布，要不是他的亲眼目击，是决不能写得如此生动逼真的。注文说：

孟门，即龙门之口也。实为河之巨阨。……其中水流交冲，素气云浮，往来遥观者，常若雾露沾人，窥深悸魄，其水尚崩浪万寻，悬流千丈，浑洪赑怒，鼓若山腾，浚波颓迭，迄于下口，方知慎子下龙门，流浮竹，非驷马之追也。

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是运用《水经注》记载的资料研究黄河下游的下切获得重大成就的学者。他对壶口瀑布，当然是多次考察十分熟悉的。他对郦氏上述这段注文，曾作过这样的评语：“这完全是壶口的一幅素描。到现在还是这样，到过壶口的人一定会感到这话说得真切。”我曾经也到壶口作过实地考察，感到史先生对郦氏这段注文的评价真是恰如其分。

上述壶口瀑布是晋、陕二省之间黄河中的一处著名瀑布。另一处三门峡则是晋、豫之间黄河中的一处著名险滩，《水经注》在卷四《河水》经“又东过砥柱间”注中，对这处峡谷险滩作了生动的描述。注文说：

巍峰峻举，群山迭秀，重岭干霄。郑玄按《地说》，河水东流，贯砥柱，触阙流，今世所谓砥柱者，盖乃阙流也。……自砥柱以下，五户以上，其间百二十里，河中竦石杰出，势连襄陆，盖亦禹凿以通河，疑此阙流也。其山虽辟，尚梗湍流，激石云洄，澴波怒溢，合有十九滩，水势迅急，势同三峡，破害舟船，自古所患。

以上这一段对三门峡的描述，当然是他亲所目击的实地记载，对于这样的自然界的特异图景，郦氏又往往采用浪漫的手

法，搜集有关这个地方的一种惊异记载加以衬托，以加强文字的感染能力。例如对于上述砥柱山，他从《搜神记》中抄了一段惊险的文字：

齐景公渡于江沈之河，鼋衔左骖，没之，众皆惕，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，邪行五里，逆行三里，至于砥柱之下，乃鼋也。左手持鼋头，右手抉左骖，燕跃鹄踊而出，仰天大呼，水为逆流三百步，观者皆以为河伯也。

这种描述的方法在《水经注》中是常用的。例如，黄河从晋、陕之间向南奔流，到了晋、陕、豫三省之间，即风陵渡与潼关之间，突然以一个极大的河曲而东折，这当然是自然界的一种罕见的伟观。对于这种伟观，郦氏在卷四《河水》经“又南至华阴潼关，渭水从西来注之”注中，引用了一句十分生动而神秘的古语^①：

华岳本一山当河，河水过而曲行，河神巨灵，手荡脚踏，开而为两，今掌足之迹仍存。

今天我们诵读这样的描述，当然谁都不相信他的这段文字，却又谁都为他的这段文字而倾倒，这就是他描述的生动和成功之处。这种浪漫与真实结合的描述方法，在有关三晋河流的各卷篇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三晋河流的第三个特点，是对于河源的重视和描述的细致。郦道元生平甚重河源，凡是有机会可以亲涉的河

①此句前，今本郦注云“左丘明《国语》云”，但《国语》实无此语，故殿本在此语下案：“案此六字讹舛，当作古语云。”

源，他都要亲自寻究。卷二一《汝水》经“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”注中说：

《地理志》曰出高陵山，即猛山也。亦言出南阳鲁阳县之大孟山，又言出弘农卢氏县还归山。《博物志》曰：汝出燕泉山。并异名也。余以永平中，蒙除鲁阳太守，会上台下列山川图，以方志参差，遂令寻其源流，此等既非学徒，难以取悉，既在径见，不容不述。今汝水西出鲁阳县大孟山之蒙柏谷，岩障深高，山岫邃密，石径崎岖，人迹裁交，西即卢氏界也。

从这段注文可见，由于“方志参差”，由于一些人“既非学徒”太守上任，首先就要把汝水河源勘察清楚。在“不容不述”以下的一段，他把实地考察后的汝水河源，写得十分清楚。但是，由于河流的数量实在太多，而他毕生足迹有限，事实上不可能让每一条河流的河源都象汝水一样写的真实细致。大量河流的河源，他不得不求助于文献资料。因此，象黄河河源，尽管他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，却因历来的讹传，他同样以讹传讹，重复了黄河重源的错误。对于长江江源，由于《禹贡》有“岷山导江”的话，郦氏不敢公然与经书对抗，尽管他对于长江上源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，《江水注》记载的长江上源已经包括金沙江在内，但是他却不得不仍然把岷江作为长江河源。这些都是属于他力不从心的地方。但是对于三晋河流却不是这样，因为这是他从事过大量野外考察的地区，不少河流的河源，都为他所亲涉。因此，《水经注》对于三晋河流河源的描述，大都是生动、细致和真实的。下面可以举几个例子。

卷六《汾水》经“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”注中，描述管涔山的汾水河源说：

其山重阜修岩，有草无木，泉源导于南麓之下，盖稚水蒙流耳，又西南，夹岸连山，联峰接势。

同卷同注又描述汾水支流东西温溪的河源说：

汾水又东南与东西温溪合，水出左右近溪，声流翼注，水上杂树交荫，云垂烟接，自是水流浑涨，波襄转泛。

同卷经“历唐城东”注中，注文描述汾水支流霍水的河源说：

(霍)水出霍太山，发源成潭，涨七十步而不测其深。

同卷经“又西南过临汾县东”注中，注文描述了汾水支流天井水的河源说：

其水三泉奇发，西北流，总成一川。

同卷经“又西南过长修县南”注中，注文描述汾水支流古水的河源说：

(古)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，其大若轮，西南流，故沟横出焉，东注于汾，今无水。

卷六《文水注》中，注文描述文水支流隐泉说：

水出谒泉山之上顶，俗云：旸雨衍时，是谒是祷，故山得其名，非所详也。其山石崖绝险，壁立天固。崖中有一石

室，去地可五十余丈，爰有层松饰岩，列柏绮望，惟西侧一处，得历级升陟。顶上平地十许顷，沙门释僧光表建二刹，泉发于两寺之间。东流沥石，沿注山下。又东，泉渠隐没而不恒流，故有隐泉山名矣。雨泽丰澍则通入文水。

象上述对隐泉上源如此细致的描述，若不是亲自考察，是无论如何写不出如此细致真实的文字来的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流，最后还有一个特点，是保存了许多方言地名。郦道元在记述各地地名时，是很重视当地的方言的。他在卷一、卷二《河水注》中，保留了当时流行于那个地区的许多梵语地名如新头河、河耨达大山等；在卷二九《沔水注》、卷四〇《浙江水注》中，也保留了当时流行于该地的不少越语地名如余姚、余杭等等。今山西境内，特别是晋北，在古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处之地，因此也保留了许多方言地名。这些地名，对于研究当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语言甚至风俗习惯，迁徙流动等方面，都是很有价值的。

卷一三《溧水》经“溧水出雁门阴馆县，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南”注云：

桑干水自源东南流，右会马邑川水，水出马邑西川，俗谓之磨川关，盖狄语音讹，马，磨声相近故尔。

此外，在《溧水注》中，还有不少方言地名被郦注所保留，如漫水称为潦泔水、浑水称为独孤水等等。郦道元记载这个地区的方言地名，往往用“北俗”二字表达，例如上述同卷同注中说：

溧水又经班氏县南，如浑水注之，水出凉城旋鸿县西南五

十余里，东流经故城南，北俗谓之独孤城，水亦即名焉。

卷三《河水》经“又南过赤城东，又南过定襄县西”注云：

（树穎）水出东山，西南流，右合中陵川水，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，北俗谓之大浴真山，水亦取名焉。

在上述两段注文中，如浑水又称独孤水，中陵川水又称大浴真水，均因“北俗”。这种北俗，其实就是少数民族的方言。在上述《河水注》的同条经文下，还有敢贷水、吐文水等，也同样都是河流的方言地名。

除了有关河流的方言地名以外，酈注保留的三晋其他方言地名也有很多，以城市地名为例，在卷一三《灤水注》，如班氏县故城又称去留城，平邑县故城又称丑寅城。猗氏县故城又称苦力干城等，不胜枚举。注文都说明这些别名出于“北俗”。卷六《汾水》经“东南过晋阳县东，晋水从县东流注之”注中把太原这个地名的华夷之异说得非常明白。注文说：“中国曰太原，夷狄曰太卤。”

北魏以前，入居今山西省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匈奴。据《晋书·四夷传·匈奴》所载：

前汉末，匈奴大乱，五单于争立，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，携率部落入臣于汉，汉嘉其意，割并州北界以安之。……建安中，魏武分其众为五部，部立其中贵者为帅，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。魏末改帅为都尉，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，居于太原故泫氏县，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，居祁县；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，居蒲子县；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，居新兴县；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，居太陵县。武帝践祚后，塞外匈奴大小，塞泥，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。帝复纳

之，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，后复与晋人杂居。由是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诸郡，靡不有焉。

由此可知，在前汉未叶，匈奴已经入居今山西北境，到了魏晋，省内已到处都有这种少数民族的分布。《水经注》所说的“北俗”，所指大概就是匈奴。而对这些“北俗”地名的研究，当然有裨于对两汉和魏晋时代不断入居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了解。

除此之外，《水经注》对三晋地区的记载，当然还有许多优异之处。例如对于三晋各河流域中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描述，也同样特别生动细致。在卷一三《漯水》经“漯水出雁门阴馆县，东北过代郡桑干县北”注中，对北魏早期首都平城的描述，全文从“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，乱流经方山南”起，到“事准古制，是太和中之所经建也”止，共一千四百九十八言，详细记述首都平城的郊区和城区，这是历来一切文献所没有的。根据这段记载，可以复原出一幅魏都平城及其附近的详细平面图。由于本文以论述三晋河流为主，所以不再赘述了。

《水经注》记载的三晋河流，其主要特点已如上述。前已指出，由于今山西、河南等省境，是郦道元生平最熟悉的地区。因此，郦注对于这个地区的记载，确实较其他地区为胜。可以说，郦注有关这个地区的各卷各篇，是《水经注》全书中的精华所在。所以对于郦注记载的三晋河流的研究，不特有裨于三晋历史地理上的许多问题的深入，而对于《水经注》全书的学术思想、写作方法、体例格局等的研究，也都具有重要意义。